

# 雪狐狸

怀素

永良打开电脑，急切的在网上查找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

雪狐狸从永良的生活里消失了，这是第十天。

这十天，永良好像丢了魂儿一样，寝食不安，坐卧不宁。开始的几天，他想雪狐狸也许有事没上网，后来他想也许她生病了。网上没有她，打电话也没人接——就象从没出现过一样，雪狐狸悄无声息的消失了，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。

永良认识雪狐狸是在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。他记得清清楚楚。三十九岁，在他移民蒙特利尔的第四年，他发了点儿小财。虽然不大，却出乎意料。那时他还在银行工作，业余时间开发点小型软件，迎春就在网上卖。开始的两年很萧条，第三年却突然好起来。两年下来，就赚了他几年的工资。永良感叹无心插柳成荫哪，原以为加拿大是个成熟的经济体，想要暴发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没想到自己一介书生，白手起家，竟然在短短的三年里，就小发了，想像一下，如果十年下来会怎样。知识就是力量，知识能改变命运，这话千真万确。再回头看一起来的移民，还在学校里苦苦挣扎，以求北美学历。自得的表情就不由自主的跃上永良的脸庞。所以在四十岁那年，永良其实很激动，有一种一腔热血直冲头顶的感觉。男人四十，是个大日子。永良开始盘算怎样痛快地过这个晚上。

开始时他想找个人喝两杯。环视四周，全是黄毛大鼻子。就打电话给老张，老张不在，老张老婆说他今晚考C++，正在图书馆奋战呢。又打电话给老徐，老徐倒是在，说，喝酒？我倒真想，可我走了，这大黑天我也不能让我老婆开店，不安全哪。我说哥儿们，你不知道，上个星期有两个意大利人，进来就说，把钱给我，我壮足了胆子，腿肚子都转到前面了，都没敢说个不字-----。

永良在蒙特利尔没什么朋友，这二位不去，他也不想一个人去，就无精打采的回了家，心想有好吃的喝两口也行。进得家来，却见桌上十年如一日的摆着一碗长寿面和两个煮鸡蛋。迎春穿一身丫环似的短打扮，正在往桌上端一盘青菜，永良加重语气说，今天我过生日。迎春笑盈盈的说，知道，这不，长寿面，运气蛋都准备好了。永良说今天我不想吃这个，我想去饭店，吃香的，喝辣的。迎春不笑了，眼神困惑的望着永良，你以为你是地主？还香的辣的。喝酒对身体不好，再说，饭店又贵又不卫生-----永良转身上楼了。他都能背出迎春后面的话。

说心里话，迎春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妻子，朴实，勤劳，节俭，样貌也不错。当年永良看上的就是她一尺七的杨柳细腰和眉清目秀的样子。迎春说的话，从来都在道理上，让永良驳都没法驳。可是，永良越来越觉得迎春缺点儿什么，缺什么呢？

这是个寂寞的晚上。没有烛光晚餐，没有狂欢，没有戏嬉玩笑，或者说，没有K歌，没有洗头，没有麻将。窗外是加拿大的夜晚，静谧无声。两边的邻居都相隔十米以外，真静啊，吼一嗓子都没人听得见。

永良就是这个晚上打开电脑，寻到家乡的交友网站。网上有人在说，去盖楼去翻页啊，二十岁的美女爱上四十岁的帅哥了。永良就跟着人流跑，跑到一个叫雪狐狸的博客，雪狐狸今天的话题是，二十岁的我如果爱上了四十岁的帅哥，你觉得年龄是问题吗？

永良想这不是缘分是什么？今天我就是四十岁啊，四十岁的永良也可以有一个二十岁的女友，这不是件快活的事吗？

永良立即跟了贴：年龄怎么会是问题呢？82和28的婚姻不是很好吗？

有人反驳说，你有诺贝尔奖吗？或者，你有钱吗？

雪狐狸回答说，我不是为钱，如果为钱，我大学毕业就嫁了。他说养我一生爱我一世。可我对他没感情，我为爱情。

永良看雪狐狸的照片，是那种小脸大眼很精灵的样子，心里就象回到18岁，那样一种心动，好久没有了。

那一夜，永良几乎没睡。迎春来叫他睡觉，他说忙呢，有个程序明天得交。迎春都没看他的屏幕就走了。这是个心实的女人，生活在自己营造的安全里。

永良就在这一晚走进了雪儿的世界。他轻轻松松的赢得了雪儿的信任。你想，IT精英，加籍华人，公司白领，私企老板，成熟帅男，哪个招牌不让一个20岁的女孩心动？永良本来不是爱情勇士，确切的说，他只谈了一次恋爱，这一次就成了婚姻。但是，在网上就不一样了，网上的人谁也看不到谁，没有四目相对，也没有难以启齿，只须敲上几个字，照样能让你脸红心热，那你为什么不敲呢？永良就敲了，让他兴奋的是，他得到了一个大笑脸。

永良后来说，这世界没有男人不想出轨的，只是他们需要两个条件，一是要遇见美女，二是那美女对他有兴趣。永良能出轨，那是他的运气。

越同雪儿调情，永良越感到自己的技巧不够。现在的女孩多狡猾呵，稍不留神就飞了。于是永良更忙了，他在网上下载了许多“泡妞大全”，仔细学习，反复研究，其情形不下于做个课题。他每天都被激励着，亢奋着，昼夜都在燃烧。

雪儿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女孩子，爱说爱笑，还有一种神秘的味道。有天打电话，雪儿说我给你唱个歌吧，《千里之外》。说着就唱起来，她是那种有点童音的声音，歌词让永良热血沸腾：

我送你离开，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  
沉默年代，或许不该，太遥远的相爱  
我送你离开，天涯之外，你是否还在  
琴声何来，生死难猜，用一生，去等待

唱完了，她格格的笑，说轮到你了，你给我唱一个吧，我喜欢《披着羊皮的狼》。

永良就僵住了。永良听都没听过。永良说明天，明天我给你唱。

那一晚上，永良都窝在地下室里学唱《披着羊皮的狼》。他能感到迎春看他时那狐疑的目光。那又怎样，我现在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狼了，我有一个如花的羔羊，但那不是你。

是的，爱情中的男人，是不分年龄的。爱情中的永良，也没想过自己有家庭，有妻有儿。有时他恍惚间，觉得迎春和儿子是别处来的，不知从哪里来，而他，还是那个20岁出头的无牵无挂的小伙子。

跟雪儿交往越深，永良越为她感动。慢慢的知道她出身贫寒，上大学的钱是借的，现在她还在供弟弟读书。每天都在压力下，她还有一颗爱别人的心，有一天她的话题是-----捐款给患病的孩子，她写道：

我见到他时就哭了，多可怜的孩子，正是天真的年龄，就生了病，网上的哥哥姐姐，捐款给他吧，也是积善行德。

永良真的感动，世上难得这样的女孩，年轻，漂亮，纯洁，快乐，还有爱心。雪儿就是他心中的女神。而在网上，雪儿不仅是他的女神，还是许多人的女神，只要雪儿在，参加的人都好多，踊跃发言，而雪儿的回答，总是恰如其分，字里行间又让人想入非非。

雪儿也是有虚荣心的女孩，也想成为网络明星，永良明白她，爱不就是支持吗？永良把工作放在一边，给她修照片。雪儿的皮肤在永良的指间变得光滑洁白，眼睛明亮诱人，永良对着照片，禁不住心旌摇动，想入非非。

那时的永良，生活在与雪儿的世界，远隔千山万水，万水千山，而永良无视身边的生活，无视白人老板苛刻的蓝眼睛，部门主管监视的棕眼睛，迎春狐疑的黑眼睛，永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，那里，有他，有雪儿。

终于有一天，当他在网上与雪儿聊天时，被他同时执行的家里的电脑发出信息，迎春正在查他的聊天纪录。正与雪儿甜言蜜语的永良有点恼羞成怒，也有点做贼心虚，就给迎春发了一条信息，

Did you find something ?

You are crazy.

Continue.

然后从容不迫的打开自己的聊天纪录，把它们变成乱码。

那时雪儿的网上淘宝店刚开张，正红火，都是永良做的。他甚至把他开发的小软件拿来卖，爱情，不就是付出吗？

永良也曾想过为什么和他好。也问过，雪儿说缘分嘛，问那么多，反而俗了。

永良立刻就感到自己矮，一直矮到尘埃里。缘分时前世修来的，问那么多干嘛。

冰清玉洁的雪儿，永良真的恨不得马上见到她，拥抱她，亲吻她，爱她。

永良说你想来加拿大吗？这里冬天一片洁白，最适合雪狐狸了，雪狐狸在漫天大雪中，该是怎样一幅美好图画呵。雪儿笑，说看缘分了，问那么多干嘛。永良说如果你喜欢中国，你愿意让我回去吗？雪儿又笑，说，像你这样的 IT 精英，在中国都是大老板了。

永良想像自己坐在大班台后，西服革履，秘书小姐公关小姐服务小姐花团锦簇站立两厢唯唯称诺，而身边坐着一位绝世佳人，那不是别人，正是雪儿。

心动不如行动。永良想做大生意，和雪儿商量，雪儿开心极了，说爱情的力量就是伟大。你想做什么，告诉我。

永良说我要建立一个网络公司。

雪儿说好。

永良说我要像史玉柱一样，做一个巨人集团。

雪儿说好。

永良说我要开始新的生活，有一个新的家庭，年轻的妻子。

雪儿害羞，但也说好。

但这些都是需要资金，你有吗？雪儿耽心的说。

永良说融资嘛。我有很多社会关系，可以融资。

雪儿说我现在倒有一笔生意，做外贸纺织品的，所有事情都搞定了，只差资金。如果这个成了，我们就可以干事业了。我真的想帮你，然后小小的声音甜蜜的说，那样我们就不用唱《千里之外》了。

永良心中一股热浪。问那需要多少钱？

雪儿叹口气说不说这个。好不容易聊会儿天，说俗事就太俗了。

永良着急，说俗什么，这可是我们后半生的事业。这么说着，永良心里甜如蜜糖。我们，我和你。

雪儿说不要你帮忙，又撒娇说就不让你帮，我找别人帮。

永良真生气了，说你不让我帮你让谁帮，难道你还有别的男朋友。

雪儿也生气了，说你侮辱我，我不和你好了，声音就呜咽起来。

永良的心，真是一会儿在冰里泡，一会儿在火里烧。永良说好宝贝，就让我帮你吧，求你了，你想呵，你都那么想帮我，你，我，不就是我们吗？

雪儿不依不饶，说那你还说我有别的男朋友吗？永良说不敢了不敢了。

雪儿这才破涕为笑，说，好吧。本来我不想把爱情和钱混在一起，我找老裘尾巴一说，准成。

永良本来被雪儿拿捏的心里又酸又甜，听她这么一说，想起老裘尾巴跟贴雪儿时那赤裸裸的语言，又生起气来，说，雪儿你等着，明天我就把钱寄到。

永良拈指算来，这事不能让迎春知道。自己名下的资金也不够。就想起房子。当年办小公司时，为了避免商业纠纷，把小公司放在迎春名下，把房子放在了自己名下。

没想到现在用上了。永良很快把房子抵押了，把钱给雪儿寄过去。

第二天就收到雪儿的E-mail，收到了，正在办，很快就能赚到钱了，我们成功了。

永良很激动，再看迎春，就想，我很快就要走了，走之前我会跟你摊牌的。突然有了测隐之心，想我走了，儿子怎么办？雪儿的形象就适时登场，转念想，等我建起公司再说，要当比尔盖茨，史玉柱一类的人，难道还管不了前妻和孩子？就用居高临下的怜悯的表情看迎春。见迎春困惑痛苦的看他，想现在我是大老板了，你还不知道。一时就感到自己就是加拿大漫天大雪中的雪狐狸，隐蔽着，没人看得见，而当他动时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。静如处子，动若脱兔，那就是永良的写照。

今天是与雪儿联系不上的第十天。自从他们相识，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断过。

永良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永良一边工作，一边执行家里的电脑，发现迎春还在坚持不懈地查找他在MSN, QQ, 交友网站等地留下的任何信息。这是个固执的女人，你在与高手交战，你不会赢的，他想。

他同时可以执行雪儿的电脑。他向雪儿要授权时只说他为了调节淘宝网站，没说通过授权他可以执行她的电脑。当时他有预感，雪儿不会给他的，在偶尔的隐隐约约中，他还是有点儿拿不住她。

永良突然有些烦躁。额角上居然冒出汗来。

就在这时，一条信息越上屏幕——悬赏查找雪狐狸。

“我是一个台湾商人，年初认识了博主雪狐狸。当时她说她有一笔外贸纺织品生意要做，我们就签了约。款子打过去之后，雪狐狸曾回过 E—mail，收到了，正在办，然后就消失了，音信皆无。她的同伙是一个叫老裘尾巴的人。现在我已经报警，有知道雪狐狸下落的人请与我联系，必有重谢。”

永良神思恍惚的回到家。费力的爬上楼，见平素干净整洁的房间象被打劫过一样，到处是碎纸和散乱的东西。他悚然一惊，叫迎春，没人答应。他捡起一片碎纸，原来是他与雪狐狸调清的纪录。他知道他的妻子，那个固执而聪明的女人，破解了他的全部秘密。

所有与迎春和儿子有关的文件和物品都不见了，好像他们从未出现过。

永良跌坐在地上，木然的看着窗外，蒙特利尔茫茫的大雪，在茫茫的大雪里，他大声问，谁是雪狐狸？哪里藏着雪狐狸？

永良失神的笑起来。